

「名」「家」「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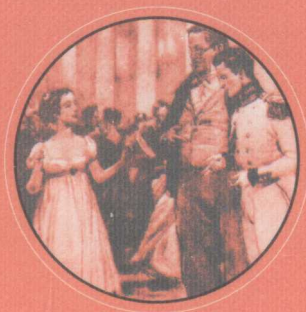


Война и Мир

# 战争与和平 (上)

〔俄〕列夫·托尔斯泰 / 著 朱宪生 / 译

— 全译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名家译丛」



Война и Мир

# 战争与和平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朱宪生/译

— 全译本 —

〈上〉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 译本序

### 史诗型家庭小说的巅峰

在世界文学中，列夫·托尔斯泰一向被人称为“巨人”，而《战争与和平》则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最伟大的作品”（高尔基语）。就“巨人写巨著”而言，几乎很少有哪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可以与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亨利·詹姆斯把托尔斯泰称为一头“大象”，一头拉着一辆“大篷车”的大象，而在这辆“大篷车”上，装载着“整个人类的生活”。

#### 一 生平和创作

世界文学巨人列夫·托尔斯泰于1828年9月9日出生在莫斯科以南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这是一个贵族世家。托尔斯泰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正是在这样一个秀美而安静的庄园度过的。而雅斯纳亚·波良纳对托尔斯泰的一生来说则是他精神的支柱，有时也是他精神的避难所。

托尔斯泰处于童年时代的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无忧无虑的心性、对爱的渴求和信仰的力量是那么强烈、那么美好。但父母的先后逝去使得托尔斯泰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正是在经历变故之后，少年托尔斯泰开始关注内心的精神活动、寻求生命的意义。他钟爱文学，还开始接触哲学著作。自此，对生与死、对人为什么要活着的探索伴随着托尔斯泰的一生。

1844年时年16岁的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次年，他转入了法律系学习。大学时代的托尔斯泰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

浓。他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并称他为自己的第一位老师。文学和哲学的养料滋养着这个少年，然而现实的大学生活并不能使托尔斯泰感到满意。

在得到父母留下的家产、成了一名拥有大量土地和农奴的青年地主之后，托尔斯泰的生活和内心受到了侵扰。他不仅退了学，还一度沉溺在荒唐的生活之中。如同张满风帆的小船失去了航标。该何去何从呢？这颗年轻的、焦躁不安地寻求着生活意义的心灵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目标。

托尔斯泰决定参军。六年的戎马生涯使托尔斯泰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祖国边疆的大好河山使他的心境更加开阔；各地人民的善良热情和他们贫寒的现实处境使他的内心起了波澜。因此，托尔斯泰是如此强烈地想改变自己与领地农民的关系，想创立一种与人类相适应的新宗教，更想全身心投入于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主要创作是：《童年》《少年》《青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一个地主的早晨》。这些托尔斯泰早期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这些作品一开始就显示了托尔斯泰擅长心理分析的卓越才能。因而被屠格涅夫热情地赞扬为“这是一等天才”。重要的是创作初期的托尔斯泰已经坚定了“真实”这一创作基石。因为只有发自肺腑的声音才会有打动人心弦的力量。

1856年退伍回到波良纳庄园之后的几十年，托尔斯泰既一次次地进行了农事改革，又屡次为农民子弟开办学校。其中的不易和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其间，时年34岁的托尔斯泰和比他小16岁的索尼娅举行了婚礼。婚后一段幸福的家庭生活得以使托尔斯泰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

首先是《哥萨克》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这个时期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开始表现出一种史诗性风格的发展。被罗曼·罗兰誉为“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历经七个年头数易其稿。这部小说涉及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战争誉和平的问题、历史人物是作用问题、农民的问题、对上层贵族精神世界的剖析等。这些问题相互烘托，使小说出现了“百川汇流”式的丰富性。在这次成功尝

试之后，托尔斯泰逐渐认识到“史诗的体裁对我是最合适的”。随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颗永远闪耀着天才光芒的明亮巨星。首先是它的结构不同凡响。两条情节线索平行发展，并由安娜和列文两个对应人物构成结构中心。它展现了人物的两条逆向的生活道路，并使之在家庭思想的凝聚下共同构成布局的主体。因此，这部小说结构的开阔感、层次感和整体感很强烈。其次，小说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尤其是安娜这一人物形象，托尔斯泰用大量的心理分析、以异常的浓度和力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俄罗斯文学世界中不朽的艺术形象。此时的托尔斯泰在他的文学道路上已经迈出了惊人的一步。因此，契诃夫认为托尔斯泰的事业证实着文学中所有的希望和期待。

19世纪70年代末托尔斯泰精神上发生了激变。“这激变早就在我身上酝酿着，它的萌芽一直存在。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圈子——官人和有学问人的生活，不仅使我厌恶，而且丧失了任何意义。”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的贵族生活与广大的农民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意识到自己正在形成的宗教哲学观点与他的小说创作之间的深刻矛盾。他彷徨、忧虑、痛苦，如同莱蒙托夫笔下的孤帆——不安的、祈求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详。托尔斯泰当时找到的摆脱危机的出路就是接近人民、学习农民的信仰。他逐渐形成了“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要恢复真正的基督教教义，将道德自我完善视作改造人类的最好途径。托尔斯泰的这些观点在《忏悔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等长篇论文中不仅清晰地显示了他的精神危机的演变过程，而且明确地表明了作家与旧的生活方式决裂后的新的人生态度和宗教道德主张。

因此，激变后的托尔斯泰开始着手创作“人民戏剧”。他意识到他的时代有千百万的人民正在学会阅读。他似乎听到了他们的呼声——“为我们写作，我们渴望活的文字。”因此，托尔斯泰渴望通过直观的、平民读者容易接受的戏剧形式来更好地反映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其中以《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活尸》和《光在黑暗中闪耀》的成就最高。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伊万·伊里

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之后》和《哈吉·穆拉特》既是托尔斯泰精神探索的作品，又显现了他有力的艺术表现力。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最后部长篇小说。《复活》在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在塑造丰满而又复杂的艺术形象等方面是卓有成效的。托尔斯泰既创造了聂赫留道夫这样一种“忏悔贵族”的形象，又第一次将下层妇女——玛丝洛娃作为长篇小说的创作主角。在小说的世界里，托尔斯泰既撕下了旧世界的一切假面具，又在简洁的场面中作了高度戏剧化的处理。《复活》仿佛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奏响了辉煌的尾声。

一直以来，托尔斯泰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渗透着真正的基督精神。在文学创作中他力图达到的正是这一点，他让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去爱、去行善，也希望这些作品的读者能够学会去爱、能够真正感受到基督的精神。这就是托尔斯泰竭尽一生的事业和梦想。此外，在生活中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展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来抵御人性的各种欲望。

因此，晚年托尔斯泰的生活更加平民化了。他既参加劳动，又宣布放弃私有财产。因此有人开玩笑称他为“农民伯爵”。此外，由于托尔斯泰作品中对专制政权、官方教会和土地私有制度的猛烈抨击，因此东正教最高会议公开宣布开除托尔斯泰的教籍。然而和政府当局的意愿相反，托尔斯泰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影响却由此达到了顶峰。人们纷纷向他欢呼和致意。

但是，“托尔斯泰一直被极度的焦虑困扰着，他总想弄清楚自己置身之所在。他一直都在苦苦地解说自己的遭际。可以不开玩笑地说，托尔斯泰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托尔斯泰自身的问题。他所有探求的中心就是他自己。直到最后他仍努力使自己的一生无懈可击，这倒不是为了别人的指摘，而是为着自己的怀疑。”托尔斯泰的这种质问和自我反省是他的性格中一种非常强烈的特质。

此外，再加上托尔斯泰和妻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以及有不少人指责他言行不一。因此，托尔斯泰感到很痛苦，多次考虑过离家出

走的问题。1910年的一个深夜，忍无可忍的托尔斯泰终于下定决心，离家出走了。几天的奔波和劳累是一个82岁的老人所不能承受的。因此，托尔斯泰于1910年11月7日与世长辞。人们依照托尔斯泰的遗愿将他安葬在扎卡斯峡谷旁那个传说中藏有象征人类幸福的绿杖的地方。

那里没有墓碑，只有太阳的光辉；那里没有喧嚣，只有鸟鸣涧；那里朴素极了，但却分外打动人心。这一切正如普希金的一首诗句——“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而如今，当代的读者和托尔斯泰之间的交流完全能够通过他的一部作品穿透他的坟墓，也能够沟通往昔曾被同样感情激动过的人们，当然同样也能勾连未来将被这些作品激励着的人们。

## 二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过程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历经了七个年头。从保存下来的五千多页的手稿中，我们不难想象托尔斯泰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在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总是反复修改稿件，而他的妻子索菲娅则他的作品前后抄写了七遍之多。因为有妻子的支持，所以大大加快了托尔斯泰的写作进度。这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托尔斯泰后来这样说道：“像我这样改来改去，绝不是随随便便做的，我不能不修改，而且我坚持这样认为，这种涂来抹去的修改是有很大好处的。”

《战争与和平》内容庞杂，写作历程长。为了便于理清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过程，这里我们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加以梳理。

### 1. 前期积累时期（1856—1863）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首先是与托尔斯泰那部没有完成的名为《十二月党人》的小说联系在一起的。1856年沙皇政府允许十二月党人从流放地返回故乡。这触动了托尔斯泰写作一部反映十二月党人命运的念头。因此他开始着手写作这部小说。

然而托尔斯泰很快就意识到单单写十二月党人流放归来后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托尔斯泰觉得这样写作是无法显现

那个时代高涨的社会情绪。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已经写好的部分内容，并将写作的背景时间往前推向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年代。然而，刚写了一个开头后托尔斯泰又搁笔了。因为，此时的托尔斯泰觉得他的主人公在1825年已经是有家室的成年人了。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展现他笔下的主人公，托尔斯泰的写作转向了这些人物的青年时代。这个时代正是俄国历史上的特殊年代——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大举侵犯俄国的年代。但是，最终在俄国军民的奋勇抗击之下，侵略者在占领莫斯科后仍溃逃了回去。有意思的是，托尔斯泰在写了一个开头之后再一次停笔。他的思绪又往前推进到了1805年。那一年俄奥联军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第一次被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击败。托尔斯泰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只写我们同拿破仑及法国部队兵戎相见的胜利，而不写我们受到的挫败和屈辱，我于心有愧”。况且在失利的情况下，俄罗斯人民性格的本质能够表现得更加鲜明。

就这样，《战争与和平》实际的开端是1805年。虽然这完全不同于《十二月党人》的初始构想，但它无疑成了《战争与和平》创作的前奏。

## 2. 创作开端时期（1863—1864）

在正式创作《战争与和平》的第一年，托尔斯泰无数次地开始而又放弃已经构思好的小说开端。现今保存下来的开端草稿就有十五个。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些手稿的创作时间，但大体上可以确定小说的编年上限已经从1812年逐渐向前移到1805年。

这些绝大多数被抛弃的小说开端都是以描写1805年的战争作为小说的序曲。在这些序曲里，托尔斯泰和官方史学家展开了公开的争论。作者的这些历史哲学议论从最初的草稿起就在小说的手稿正文里占据着显著的位置。按托尔斯泰本人的说法——“倘若没有这些议论，也许就不会有这次写作”。可见，能够畅快地一抒这些由来已久的思考对于托尔斯泰是如此之重要。在这些议论里托尔斯泰主要陈述了自己对拿破仑等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历史作用问题。他明确提出了拿破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此，他绝不会将他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相反，托尔斯泰要将那些智力特别发达的贵族，那些被

善与恶、奴役与自由这样一类问题激动着的贵族，那些感受到人类思想、感性与希望的俄罗斯贵族的代表人物作为他的主人公。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在构思小说开端的时候已经将揭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生活与参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将这一点提到了小说的前景中来。

经过了多次的试验，这些以历史议论作为小说序曲的开端最终还是被抛弃了。托尔斯泰决定不再预先拟定好政治历史评论，而是应该让情节本身来逐渐揭示时代的特质。就这样，情节取代了议论。在一次次的摸索中，托尔斯泰终于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开端场面：宫廷女官的沙龙宴会。这种设置的巧妙在于：沙龙宴会犹如一个戏剧舞台，一下子召唤并聚集了大部分的小说人物；沙龙宴会又如同同一盏明亮的探照灯，一下子照亮了这些人物的部分特质；此外，沙龙宴会还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各种时代特质在这里一下子就被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出入其间的人物必然要议论欧洲当下的形势。因此，在这个场景中，政治温度计的度数是如此明显而准确地揭示出了宫廷里面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情绪。托尔斯泰最终以这样一种场面和情节作为小说的开端，一方面能够把读者引进他所描写的时代政治事件中去；另一方面，又很自然地交代了主要人物的外貌特征，更重要的是显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所以，这个开端最终成为了《战争与和平》最理想的切入点。

### 3. 小说第一个完整稿样形成时期（1864—1866）

小说第一部分的情节在1805年7月至9月的彼得堡、莫斯科和童山展开。读者除了从中能了解到当时的政治事件和主要人物之外，这一部分还提供了一幅贵族社会的“风俗画”。描绘19世纪初期俄罗斯社会的境况和上层阶级社会的生活是这部分作品的主要任务。托尔斯泰将这一部分命名为《一八〇五年》，发表在《俄罗斯导报》1865年第1—2期上。

小说的第二部分主要描写了俄奥联军的军事行动。这部分所描写的战争事件不仅仅是为了叙述主人公的生活和揭示他们的性格提供背景，而是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托尔斯泰是这样解释的——“除了构思这些主人公的性格和行动、构思性格的冲突之外，我还要构思历

史”。在这一创作时期，托尔斯泰为了尽量真实地再现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他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有关的书籍。这充分体现了托尔斯泰运用历史材料的原则。这一部分发表在《俄罗斯导报》1866年第2—4期上。托尔斯泰将这一部分的标题仍然定为《一八〇五年》，只是多设了一个副标题——《战争》。

接下来，托尔斯泰按照拟定的写作大纲一鼓作气写作剩下的部分，于1866年完成了作品第一个完整的稿样。在这个草稿里很多情节的发展是用粗线条勾画出来的，所以还需留待以后的反复修改。即便是这样，我们在草稿里已经能够看到这部小说的核心不只是贵族的家庭生活，还有和在战争背景下的俄罗斯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交织在一起的个人命运和个人对生命以及历史的思考。此外，托尔斯泰在小说的初稿里不仅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而且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力求解决这些问题。

#### 4. 修改和出版时期（1866—1869）

当时，托尔斯泰意识到整个写作过程过于匆忙，所以觉得还没有加工润色到有勇气拿出来出版的程度。因此，从1866年起托尔斯泰对《战争与和平》的初稿开始着手修改。他反复精工细雕小说的各个部分，并且还补充了许多新的章节。就这样，托尔斯泰为此几乎忙了三年。

托尔斯泰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塑造上。在原先的初稿中，托尔斯泰侧重于表现军事、历史等方面的时候，这些主要人物的性格变化还不是特别突出。因此，通过反复琢磨，他试图增强人物的心理运动和变化的过程，以达到丰满人物、凸现人物性格的目的。

此外，原先拟定的作品名称《美妙的结局人人称心如意》并没有使托尔斯泰感到满意。因此，这个书名被他抛弃了。随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确定不疑的名字——《战争与和平》。虽然，这是一个普通的书名，托尔斯泰也并没有有意想借助这个名称来揭示小说的意义。但是，它却比原来的名字更具涵盖力。我们也更能在这个书名里感受到一种广度和深度，一种力度和气魄。

托尔斯泰也费了很大的精力来进一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历史和哲学观点，来阐明人类的运动是由无数人的任意行为而产生的。他从这

个观点出发，反对由少数的英雄人物来决定历史进程的说法，从而确认了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重要的是，在修改的过程中，托尔斯泰也渐渐地确认和加深了人民的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托尔斯泰为了弄清 1812 年战争的进程，他亲自前往波罗金诺，清楚地查看了地形，并绘画出了战地的图形。如果比较一下定稿中的波罗金诺战役那壮观的场景和初稿里的同一战役的有关描写的话，很显然后者的描写较之前者显得苍白而单调得多。

几经加工润色之后，1869 年托尔斯泰终于完成了对这部小说的修改。并且，在这一年《战争与和平》得以出齐了全书。这部浩瀚的史诗性长篇小说的问世在俄罗斯文坛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评论界好评如潮，将托尔斯泰称之为“文学界真正的雄师”。无疑，《战争与和平》的写作使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 三 “百科全书”式的叙事风格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传统故事、神话和历史有混合起来并构成百科全书型的集合体的倾向。”<sup>①</sup>虽然在《战争与和平》中没有神话的因素，但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故事一起营造出了一百百科全书式的叙事风格。历史的推进过程本身就呈现出了社会风貌的全相——俄法战争中敌我势力的变化、俄法士兵和将领们身陷的不同处境、俄国人民面对严酷战争的现实变动和心理上的波动。这正如屠格涅夫所说——在《战争与和平》中可以“更加直接和更加准确地了解到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和气质以及整个俄国生活，这胜过读几百部有关民族学 and 历史的著作。”<sup>②</sup>的确，《战争与和平》的光荣正是在于它复活了一个历史时代。

另外，“一种主题型的动机及其一个贯穿始末的虚构型的故事，与这一模式既相关又相偏离的是大量的‘插曲式叙事’风格。而插曲式

---

① 弗莱：《批评的剖析》，39—46。

② （俄）屠格涅夫：《文论·回忆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29 页。

叙事又是从百科全书这一模式中派生出来的。”<sup>①</sup>这种插曲风格在《战争与和平》中被广泛地运用。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始终抱着这样一个主题型的动机——关于对历史、对人类生活的认识所要做出的阐述。他的这一阐述常常是借助于插曲式叙事来完成的。而在故事情节的叙事过程中往往又夹带着无数的小片段和场面的描写，比如打猎的场景。这些小画面透露出来的信息不断地充实和延伸着这部小说。它们看似随意添加的、然而又是精心设置的叙述构成了文本的对应性和整体性。最终编织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画面，铸就了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叙事风格。

《战争与和平》中百科全书式的叙事风格无疑拓宽了它的叙述空间。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一文里，巴赫金则把“镶嵌体裁”视为小说引进和组织杂语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允许插入各种不同的体裁，无论是文学性的体裁，还是非文学性的体裁。因为，镶嵌体裁能够深化小说的一种百科全书式风格的倾向。

《战争与和平》中的叙述是被隐去了叙述人个性的声音。这和它的百科全书式的叙事风格是相关的。因为，“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的叙述是一种非个人化的叙事……作者只是一个中介，一个代言人，而非一个个体的或个性化的人。”<sup>②</sup>正像罗兰·巴特在《作者的死亡》中所谈到的那样——作者是由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而我们的社会本身正如一部百科全书。

### 1. 独特的叙述力量

《战争与和平》里的许多事件是再简单不过的了。除了战役，就是我们读来十分亲切的家庭生活中的日常事件：亲人之间的谈话、节日庆祝活动、跳舞、玩牌、狩猎、离别和重逢等等。正是这些普通的事件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却显示出特有的叙述性的力量。

---

<sup>①</sup> 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sup>②</sup> 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能够打动我们的正是它清晰的形式和浑然一体的组接。《战争与和平》中大大小小的几百个人物都能实实在在地挺立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不像读其他的小说那样，读者的兴趣只集中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在《战争与和平》中，每一个人物，即使是次要的人物，也都是他自己序列中的主人公。小说中，无穷无尽的人物世界也都服从于一种投射在整个作品中的纵向聚合结构。因此，《战争与和平》的读者需要把注意力分给更多的人物。在将一组事件过渡到另一组事件、一批人物过渡到另一批人物的过程中，托尔斯泰处理得相当自然、巧妙，使得读者仿佛只是在跟踪一条单独的叙述线条来进行阅读。

此外，托尔斯泰突出的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使得《战争与和平》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战争与和平》的魅力亦在于它的叙事是有个性的。

描写各大战役时，托尔斯泰不是描写战争的全部，而是偏重于描写历史事件对小说中的人物所产生的印象。写申·格拉本战役更多地是描写战争给安德烈留下的虚无和破灭的印象；而奥斯特里兹战役的描写则主要是想表现它对尼古拉的影响；写沙皇在莫斯科的出现，是描写它引发了别佳参军的情绪；写法军入侵时人们的反应，是为了更好地流露娜塔莎在感情上的波动。

托尔斯泰能够很好地抓住各种气氛。比如，罗斯托夫家浓重的家庭气氛；军队医院里死寂、腐烂的气氛……进入各种气氛里的人们，或是从一种气氛转入另一种气氛里的人物，必然会受到这些气氛的影响。安德烈在罗斯托夫家充溢着爱的气氛里也闻到了自己内心的爱情气味。尼古拉在军队医院里也嗅到了战争的另一种消极的意味。而我们读者也随着这些人物正经受着这些阵阵袭来的气氛的层层影响。

《战争与和平》中的描写力量并不倚重戏剧性的部分，而在于叙述性的部分。它没有情急直下的情节，有的只是缓缓的故事进展。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部小说的艺术重心并不在于出场的人物是怎么说的，而在于他们说了些什么。

《战争与和平》显然是以一种迂缓的步调展开，并没有猛烈的情

节转折，大致是沿着人物的日常生活的轨道笔直地进行着。但是，沿着这条轨道托尔斯泰随时随地地创造出那些带着内在的精神必然性从人物所达到的具体发展阶段中产生的场面和细节。在《战争与和平》中，场面和细节的叙述力量不可小觑。虽然在表面上场面和细节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然而它们彼此息息相关，为结构提供了媒介。比如，安德烈垂死时的种种场面和细节形成了一种强度，由外而内地、一步一步地在情绪的不断发生中传达出来，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波动着。

托尔斯泰独特的叙事方式——比较对照，使得全书浑然一体。正如克里斯琴认为的那样——“它的构成原则是：根据其对立面来考虑人物和现象，然后，再设计这些对立人物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sup>①</sup>托尔斯泰总是把一个人物和另一个人物加以对照，或是将一组人物与另一组人物加以对比。在《战争与和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拿破仑和库图佐夫的对比，皮埃尔和安德烈以及尼古拉之间的对照。在《战争与和平》中最突出的对照是农民与社会上等人之间的对照。农民卡拉塔耶夫强烈的道德观念和有身份、有地位人士的肤浅和虚伪互相对照的描写对托尔斯泰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中上阶层所以意欲协助贫苦，不但出乎怜悯，而且是出于良心的不安。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采用第三人称的小说叙事人来进行叙事。奥托·路德维格指出：“他（小说叙事人）是时间和空间的绝对主宰……他具有与思想等等的威力，他再现的东西丝毫不受现实的困扰，他尽情地调动人物，安排情节，丝毫不受体力的限制。他拥有自然和精神的全部力量”<sup>②</sup>。这个叙事人习惯于放弃时间上的倒退，习惯于使用所谓的“‘历史现在时’进行叙述，即站在故事发生的时刻叙事”<sup>③</sup>。“历史现在时”能用来强调过去时间的现实化。这个叙事人所具有的使过去时间现实化的能力是一个超出动词的时间界限，而

---

① 马丁·赛莫尔-司密斯：《欧洲小说五十讲》，罗显华、魏素华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② 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③ 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又使得过去时保留时间价值的现象。

此外，这个叙事人是不参与情节的叙事者。因此，这个叙事人通常和制造出他的隐含作者是一致的。“一部小说作品，即使没有任何参与性的叙事者，也不能没有一位躲在幕后的作者的影子。他是舞台监督，是操纵傀儡之手；或者如乔伊斯所说，是位不声不响地在修剪指甲的无动于衷的上帝”<sup>①</sup>。这就像反射镜一样，小说中的人物反射出叙述者的态度，叙述者反射出隐含作者的观念，隐含作者则反射出作者本人的认识和价值判断。

《战争与和平》的包罗万象是毋庸置疑的。但难得的是这些万象都不是平庸、乏味的。此外，就是它的自然。托尔斯泰不去专门写一种情绪、也不像巴尔扎克那样专攻于描写人对金钱的欲望。他所感兴趣的是在任何一个场景中、任何一个人物身上发掘出生活的质和量。

卢卡契极为敏锐地把握到了描写的增长所带来的危机：细节的独立化。通过比较左拉和托尔斯泰的描写方式之不同，卢卡契注意到——托尔斯泰并不只描写或是简单或是复杂的“事件”，而是在叙述人的“命运”。因此，卢卡契认为——“直到托尔斯泰，小说的发展是按照真正的‘叙事风格’来叙述”<sup>②</sup>，而不是按照左拉式的精确描绘来叙述。后者只是提供了事物的细节和客观的资料式的完整性。

《战争与和平》一直保持着时间、情节和叙述上的统一，始终保持着叙事的完整性和叙述的轻重缓急。托尔斯泰对叙事的维护，对故事、行动和情节的维护，并不是文学上陈旧的观念，而是对个性、主体性的坚守，是对人文主义的个人价值的强调。他显然仍然向文学叙事要求一种个人的行动能力和个人的主体地位。而文学叙事中的这些方法是个人重新拥有他在历史中的主体性、恢复他的历史行动能力的一个“希望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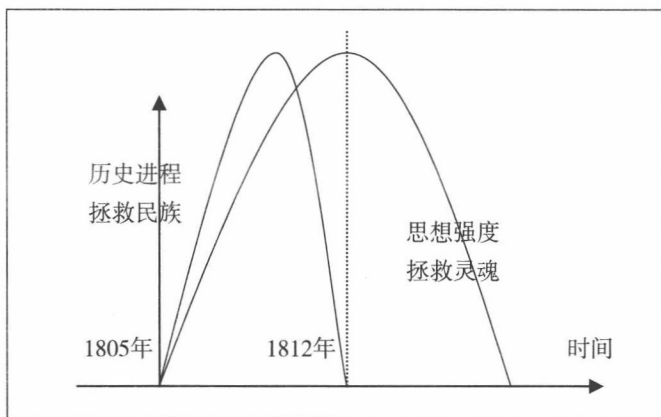
---

① 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② 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德烈和皮埃尔的探索 and 追求正是遵循了这一“希望原则”。在《战争与和平》中，作者梦想在文学里得到对人生意义的解释，力图在文学里得到灵魂的拯救，渴望在文学里得到行动上的真正实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经典小说的叙述模式，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深刻地依赖于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梦想力量、‘希望原则’或者称之为‘乌托邦力量’的变化着的可能性……托尔斯泰等人巨大的文学活动正是来自历史中的这一可能性。”<sup>①</sup>《战争与和平》的叙事结构深刻地依赖于这种希望原则和它的历史时间。只有在历史的乌托邦结构和历史时间中，它的主人公才能更好地获得一种性格上的道义力量和一种悲怆的命运感。只不过在托尔斯泰眼里，这个命运既不是无常的生死，也不是无意义的宿命，而是“自由与必然性的一定关系”。

## 2. 双曲线式的叙事线条



“传统上认为叙事线条的组合，依据的是有关开头、中部和结尾的一体化概念，以及内在的根据、情理或者真理。”<sup>②</sup>《战争与和平》的

<sup>①</sup> 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sup>②</sup> 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叙事线条呈现出一种双曲线式的线条。它的时间横轴始自 1805 年，直至 1812 年。而时间的开放性将在安德烈的儿子——尼科连卡身上继续着。这部小说的时间横轴是相当清晰的。而纵轴则是由历史进程和思想强度这两条抛物线所共同组成的。历史进程以法俄战争为重点，最后我们还能看到日后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先兆。思想强度是以主人公们的思想轨迹为观察点，步步深化这部小说的主题。这两条抛物线是如此自然地相互交合在一起——一条是体现民众整体的、场面宏大的，而另一条则是个人的、描绘细致的。

“其一，在写小说时，作家如何才能在选定的素材周围划一根线，使其四周都具有边缘或者边界，看起来像是一写到那儿就自然会停笔，而边界之外的一切都与小说的主题无关？其二，在边界之内，小说家如何才能全面、统一连贯地处理被划入这个魔圈的素材，无任何遗漏，并明确表达出所有的关联——即托尔斯泰用‘关联之迷宫’这个绝妙的短语所表达的全部内容。”<sup>①</sup>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用特定历史事件的大背景和客观的时间范围——从 1805 年到 1812 年，为这部小说划定了边界。在这边界之下，他展开了几大家族的变迁、家族成员命运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有历史事件对人的影响，人对历史朝向的左右，有外在环境对人的影响，人对人的影响。而这一切就归结成托尔斯泰的“关联之迷宫”。

小说的统一性不单是字面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小说能通过一个精神中心点的共同关联将各个部分连接为一体。《战争与和平》是以多重主题共时并进来展开的——民族存亡的主题，历史下的个人内心生活的主题。在从容不迫中像一条大河一样融会在一起缓缓地展开。而大河的流向——拯救的主题又十分明显地渗透在所有这些共时并进的主题中。

一次次的战役之后，俄罗斯民族获得了胜利。但在这场胜利背后有着托尔斯泰对历史和人类生活独特的议论和认识。另一方面，为了

---

<sup>①</sup> 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87 页。